

集部

太倉稊米集卷四十六　　宋　周紫芝　撰

論五首

宇文融論

天下之禍必有所自起善論事者不當罪其成禍之人而當罪其始禍之人是以成禍者其罪小始禍者其罪大不可不辨也古人有言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人情豈固欲捨君子之名而蒙盜賊之稱哉顧聚斂

之臣本以逢君之欲主意既合非特階以自售其身往往因以致位卿相後之好進者遂指捂充之計以為穿相捷塗曰彼既以是而得之吾何憚而不為哉由是知成禍者為患於一時而始禍者貽患於後世此始禍者其罪所以不得不大成禍者其罪所以不得不小也開元之初明皇以勵精之志奮然有為於天下當是之時元老魁舊布列於朝人主猶知有所尊憚焉及太平既久淫侈日肆財用困竭國計艱短言利之臣得以用事

明皇始相宇文融其後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咸以言利進至歲衰緡錢萬億為天子私藏以濟橫賜卒使盜起兵興主遷勢奪而不可救惜哉德宗繼肅代喪亂之後既相楊炎作兩稅法民力未及少紓而大常博士陳京請借商錢户部侍郎趙賛代杜佑行借錢令民不勝寃家若被盜至市人相率遮邀宰相泣訴於朝曽不之卹逮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增私藏海内重困天子不免播遷之患至憲宗時皇甫鎛由聚斂勾剥為宰相

雖市道皆唾之卒使憲宗剛明果斷之資不克有終而其禍有甚於德宗焉是數子者皆操䶊之術躡䶊之踵以取䶊之位如探囊而得物則天下之禍吾固知其有所始矣初明皇用䶊之策張説嘗數沮其謀䶊乃誣告説罪帝發金吾兵圍其第幾不免殺自是利説一開群奸相繼而至矣至德宗之用裴延齡也陸贄言延齡侵削兆民為天子取怨於下帝怒罷贄亦幾不免憲宗之時程异皇甫鎛以言財賦幸俄得宰相裴度三上書言

不可帝不納其言用之不疑何明皇不信張説之言而用宇文融德宗不信陸贄之言而用裴延齡憲宗不信裴度之言而用皇甫鎛也蓋諛言利説易饜主情而忠諫讜議難回感聽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小人進則君子退其理然也憲宗即位嘗謂宰相李吉甫曰德宗播遷誰寔召亂吉甫以陳京趙贊之事告之帝憤然曰京與贊真賊臣憲宗聞暴斂之禍首於賊臣未幾復相皇甫鎛豈亦迫於國計不得已而然歟乃知利説易以揺其

君雖明皇之事德宗之所聞德宗之事憲宗之所聞而公然蹈其覆轍亟於亂亡而不悔也唐自太宗之業廢於後世而取民之制日已滋廣兩稅之外如鹽鐵轉運鑄錢括田榷利借商進奉獻助靡所不至其取之可謂極矣其為報亦酷焉當時聚斂掊克之人不可勝數而始作俑者蓋起於融後人見融以言利獲寵取相位皆翕然師之因以陷其君於危亡然則論天下之禍而誅其首禍之人非融而誰歟

救奢

自古人主苟非聖人未有不流於奢侈以縱其耳目之欲者究其禍亂之源蓋起於大禹而成於周公夫人臣之事君若禹之相舜周公之相成王可以為萬世法矣以謂迪人主以為奢侈其禍起於此者何也禹既平水土以奠九州之賦乃因其土地之所有以制其貢若元纁纖縞可以供幣帛之用貢之可也孤桐浮磬可以備禮樂之器貢之可也砮以為鏃楛以為矢可以禦敵

貢之可也菁以為葅茅以束酒可以享神貢之可也至於青州之貢有怪石則玩好之用也徐州之貢有蠙珠則珍奇之物也荊州之貢有橘柚則飲食之美味也唐虞之君茅茨不翦土堦三尺以示天下之儉顧安用是為哉然則禹所以享其君與夫舜所以受其享余固可得而知之武王伐商通道於九夷八蠻而西旅遣奉獒之使獒犬未足為珍蠻夷歸命而受其獻猶未甚損於聖德召公作書以戒其辭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又曰珍禽奇獸不育於國武王賢聖豈貴異物而從禽
獸者爽之戒所以丁寧反覆而不已者杜其源也周禮
一書所以載周公制作之典至於供王之玩好猶為之
設官焉周公身為保傅務在格君心之非豈不知玩好
之物移性伐德非人主所當留意而設官以供其求是
迪其君使從欲也豈大臣以道事君之義後之為人臣
者將為奇技淫巧以蕩上心則必援大禹周公之說以
藉口曰禹之所以事君者若是周公之所以事君者若

是吾何憚而不為哉故曰究其禍亂之源蓋起於大禹成於周公或曰禹周公非聖者歟曰禹周公聖人也聖人而猶若是者何哉蓋禹周公以聖賢之主望其君而不敢期以為桀紂之事也以人臣之禮事其上而不敢不以天下而奉一人也故有虞舜成王以為之君有大禹周公以為之臣則胡為而不可唐有天下更二十餘帝方其即位之初未有不銳意於治者故嘗斥怪珍之玩絶綺麗之服放宫中之嬪御罷四方之貢獻以足國

用而收人心逮其終也則必饜其欲而後已夫太宗之勤儉出於天資猶且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并求珍怪魏徵之陳十漸此居首焉况其他乎初帝問褚遂良舜造漆器諫者七十餘人此何足諫而遂良對忠臣愛君必防其漸嗚呼若二子者可謂知救奢之道矣

正俗

天下之治亂風俗之美惡未有不出於上之所化化之以正猶懼其有所不從未有化之以不正而天下自治

者也明王以孝理天下以躬行化之以謂愚者猶有所未喻頑者不可以遽革於是又為賞罰以勸沮之故孝於家者表其宅里而爵之於朝一有不孝則屏徙遠鄉而刑之於市於是而猶有不孝者況短喪而不禁匿服而不罪又命群臣使不終喪是率天下而為不孝也天下之俗幾何而不泰乎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自公卿達於庶人雖貴賤之勢異而哀戚之情則同今文武殊稱而喪服異制豈理也哉或曰聖人隨宜以制法

權時而濟事至於兵戎之急有須其人而用之者烏可殉人情之細而廢國家之大事乎曰是不然也春秋書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崤杜預謂晉人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初文公薨而未葬襄公凶服以從戎晉於是始墨其後遂因以為俗焉春秋書之蓋記禮之所由變也夫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晉伐秦師於是為急襄公權以大義而國遂喪於禮可不慎乎昔者子夏問於孔子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歟孔子曰夏

后氏之喪既殯而致事商人既葬而致事故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謂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由是觀之雖兵戎之急有須其人而用之者聖人之所不為也唐高祖刻亡隋之弊俗敦三代之高風詔文武官終喪可謂善矣太宗不能終父之志貞觀六年侯君集起復八年長孫無忌起復十六年房元齡起復二十二年褚遂良起復而高祖之制遂不復行豈非是四五人

者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歟是治亂安危有繫於此不得不爾也就使若是為人君者猶不當奪人之情而强之政況不然乎太宗以聰明睿智之資而隆太平極治之業可謂一時之英主矣其奪喪以用人則至於再至於三而不已然則終唐之世風俗之醇所以終有愧三代之盛者以其不求正俗之本也歟

稗官

古之人君喜聞直言故其求言之路廣惟恐一微言之

不聞也後世人君惡聞直言故其拒諫之刑峻惟恐一言之上達也直言日聞於前則謟諛之論不得入此天下所以獲治安之福直言不得聞則謟諛之論日以浸潤國因以亂而不可救二者利害相懸不啻如天地而人主有不察焉殊不知古者廟堂之上君臣之間相與賡歌以戒荒淫必在於治安無事之際當是之時在廷有敢諫之臣出納有喉舌之司而群言無或蔽於上矣猶以為未也則又狥衆庶之論考芻蕘之言以裨吾之

聽焉然而上下殊位貴賤異勢畏威者或不敢言卑賤者或不得言則又未必盡得天下之言也於是設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以使之言焉猶以為未也則又命國史作詩以明得失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設采詩之官以察民之情則其求言之路可謂廣矣此三代之盛雖瞽矇猶得於箴規雖百工之賤猶得執藝事以諫況公卿大夫忠臣義士之賢者乎余嘗博采六藝百家之書以謂聖王求言之術殆盡於此矣其後讀西漢書見

班固叙小說者皆謂出於稗官說者謂稗米之細碎者而稗官以採摭細碎為職班固曰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亦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採此亦芻蕘狂夫之論也乃知賢君廣求言之路委曲如此唯恐一言之或遺也前世求之如是其詳尚恐不得聞况末世殺忠臣以鉗天下之口設監謗以禁天下使不得言者乎稗官之設不知起於何代漢之唐林請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減十三則疑此官自是而廢矣嗚呼先王設官分

職可謂詳矣其微至於採茶葛驅龜黽之事猶掌以官後世省官罷員有不可廢如稗官者猶以爲不急而去之殊不知其官減而職廢天下之言日以壅塞而忠臣讜議寢不得聞則是其所省者微而其爲害也大矣夫雷霆之所擊莫不摧折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人主之威甚於雷霆而鎮服之勢重於萬鈞言者豈得不畏其摧折糜滅之患哉又况門廷之間遠於萬里非設官而授之職俾旁求而博采之猶恐不聞况廢而不設乎林

之建此議可謂不思之甚也

五德

五行之理相為尅勝在陰陽有自然之義其為說雖聖人有不得而易也不幸遭五經殘滅之餘聖人不作九流並起陰陽災異之學一熾而諸儒各以臆說更相附會至使其事若可信而有足疑者此固不可以無辨說者謂黄帝得土德黄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商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此為若可

信者班固乃以共工氏以水德同於木火與秦同運非
其次序故皆不永固說之陋夫人而得鄙之矣秦以熊
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六國宮室燕遊之奉
不足以厭其侈心又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
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靡不畢至民之勞獘有不能勝
亡固可蹻足待也高祖以義取天下秦王子嬰降於軹
道漢王以屬吏寶器婦女無所取還軍灞上以待諸侯
與秦民約法三章民無不歸心者其興也可謂有德矣

然則漢以德興秦以暴滅天之予奪契若符璽使秦不以水德王天下何害於亡漢不以火德王天下何害於興議者乃以赤帝斬白帝受命之符則既已得天統矣然漢之初興庶事草創叔孫通略定禮儀而正朔服色亦未遑暇漢文帝時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當土德丞相張蒼明於律歷乃以漢水德明年黄龍見成紀文帝乃拜臣為博士詔諸儒改服色而賈誼獻策亦以漢當土德至孝武時雖倪寛之通經司馬遷之博洽猶循公

孫賈誼之說不復有所改易獨劉向父子以謂帝出乎震故包犧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諸儒之說何其紛紛耶夫以漢之一代所以王者三或以為水或以為火或以為土彼蓋有所託而言然亦有未足然者三代之王取受命之符於始興之帝黃龍見於文帝時安得以為土德此公孫臣之說為非也自包犧氏以五德相傳則秦以水德漢安得復以水乎此張蒼之說為非也以

土制水於五行序為是然高祖始興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則漢當以火而不以土無可疑者此賈誼司馬遷之說為非也夏得木商得金周得火在三代無以毋傳子之序周以火秦以水漢復以火在秦漢無周而復始之義此劉向父子之說為非也夫以賈誼司馬遷張蒼劉向之徒其愽聞洽識皆千年之士也而謂其說卒無可取蓋亦不可要之後世災異之學出於臆說茍稽諸聖而無考焉雖略之可乃若秦漢之所以存亡其理較

然易知者且詳言之以為後世戒則亦烏乎而不可哉

太倉稊米集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太倉稊米集卷四十九　七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録監生臣陶鳴珂

太倉稊米集卷四十七

宋 周紫芝 撰

策一首

擬廷試策一道

問朕德非陋紹承大統遭家多難求濟未獲是以博延豪俊咸造在廷冀聞治道之要子大夫盡精極慮樂為朕言之蓋聞在昔聖人之治天下正心誠意躬行乎上者固自有道而

措諸事業之間則或寛或猛或質或文變通隨時不膠於迹著在方册昭昭乎具可覩也朕甚慕之越自即位九年於兹思欲雪父兄之恥而復祖宗之烈夙夜祗懼罔敢荒寧然而施為繆戾治效闕然深惟其故不憚改作間者乃下銓量之令以擇吏而真才猶未顯也嚴科斂之禁以䘏民而實惠猶未孚也謹揀練之法以治兵而冗食猶未革也夫吏道

未肅民物未甦兵勢未强此治之所以未效也將何以輯事功弭禍亂哉而建議之臣并欲考課以覈殿最省官以抑奔猾力役不足以供餽餉也為之屯戍營田以寛之賦入不足以供調度也為之平凖均輸以佐之爵賞未立也為之定武功之等紀律未明也為之叅府衛之制凡是數者合於古便於今乎其或以為不然耶雖然此治之迹也上之欲三

辰明四時序災沴不作而動植遂性下之欲
風化行習俗厚奸宄不作而中外協心兹可
以占天人之助矣夫何敵而不克何難而不
濟興復大業其庶幾乎子大夫以謂何修何
營而可以臻此其茂明之務適於用朕將有
稽焉

臣對臣聞人臣以直諫為忠人主以聽言為明此堯舜
三代不易之道也臣獨以謂不然夫直言以立忠臣之

節固人臣之願也然言不貴直而貴在可用言而不可
用則言雖直適足以殺其軀而已矣果何補於治哉善
聽以納天下之言固人主之職也然言不貴聽而貴在
必行所聽不能行則聽雖勤適足以眩惑其耳目而已
矣亦何補於治哉堯舜三代之時臣不自以為忠而有
言則期於必用君不自以為明而聽言則期於必行是
以君明臣良都俞賡歌於堂陛之間辭若緩而所以告
戒之意甚切事若微而所以虞禍之意甚深諫行於帷

幄之間而利及於四海之外天下之人皆由之而不知也今陛下策士於廷躬勞聖問以求天下之直言不知陛下求天下之言將擇其可用者而行之乎抑姑以示兼聽博詢以為天下之觀美而已耶臣愚一介書生僻在田野郡太守部刺史不以臣不肖使得充賦隨計在廷顧臣之愚陋豈足以仰承大對然臣竊披聖問至其茂明之務適於用然後知陛下之意不徒求其言之有可採蓋將推而行之也臣固願効匹夫負薪之言少裨

前旒黈纊之聽唯陛下擇焉臣伏讀聖策曰朕德非薄紹承大統遭家多難求濟未獲是以博延豪俊咸造在廷冀聞治道之要子大夫其盡精極慮樂為朕言之臣於此有以見陛下之好言非特求之蓋將用之也恭惟聖朝臨軒策士訪以當世之務所以圖大計而定國是達下情而求民隱也然而國初以來沿襲舊制猶且試以聲病之文兼以子史之論謂之三題當時固有豪傑之士懷經濟之策而不得少伸其喙自熙寧庚戌以來

始變以策而直言敢諫之士相繼傑出可謂善矣然而議者猶以三年策士以求至言特有司奉行故事而已未聞取其言而用之以布告中外使曉然知之曰朝廷之行某事用某臣之言也是下有敢言之士而上有用賢之實矣今陛下紹承大統遭家多難求濟未獲而博延豪俊冀聞治道之要且使盡精極慮樂為陛下言之則陛下之求言豈止奉行故事而已臣聞天下多事則匹夫之言重於太山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今天

下可謂多事矣此匹夫之言得以自達之秋也臣竊見周之成王承文武治安之後遭國家多難之時商民未靖管蔡流言天下殆哉岌岌乎其危矣成王以幼沖之資嗣無疆之服而勤勤求言常若不及故訪落嗣王謀於廟之詩也小毖嗣王求助之詩也其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又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也閔予者哀痛懇惻以求之之辭也曰予小子者謙抑自損以冀聞其言之辭也曰在疚曰集于蓼者告以病而

且苦之辭也蓋人主之求言懇切則言愈遜言愈遜則下之告上也情益至焉此禍難所以可平而太平所以可致也今陛下以遭家多難求濟未獲博延豪俊冀聞治道之要則可謂如成王之用心矣臣恐陛下求言未必如成王之切聽言未必如成王之誠而用言未必如成王之速也使陛下果能竭成王求言之心體成王聽言之道博問以增其所未聞廣聽以求其所不逮雖太平之治可圖何止是陛下求濟未獲之心而已矣臣伏

讀聖策曰在昔聖人之治天下正心誠意躬行乎上者固自有道而措之事業之間則或寛或猛或質或文變通隨時不膠於迹故其成效著在方册昭昭乎其可觀也朕甚慕之此陛下志誠願治欲遠追唐虞三代以跨越漢唐之陋者也臣聞聖王之治有本有末及其成功也要在隨時而已堯以是道而傳之舜舜以是道而傳之禹禹以是道而傳之湯湯以是道而傳之文武周公此治之本也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代之忠質文相

救如循環此治之末也聖人端本於上垂拱無為而天下治至於應時之務則或寬或猛或質或文亦視其時之如何爾臣嘗誦堯舜二典以考二帝之治矣堯之治其載於書者甚簡至舜則申命九官以緝熙庶政流竄四凶以威服强梗巡狩諸侯以觀省風俗其為治甚詳焉非特二帝之治如此自唐虞而觀三代則唐虞建官不過於百夏商則倍之豈堯治簡而舜治詳唐虞官少而夏商官倍固相違異如此哉亦時焉爾陛下道德廣

大智慮淵深其於治道之要固已得之於心術之間矣宜其變通隨時不膠於迹而一時之治猶若未能與堯舜三代分路而揚鑣此陛下所以諄諄而慕之也昔人有言臨淵羡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陛下與其遠慕於前聖曷若近法諸心術凡吾心術之所得者亦前聖之所行也在陛下加以至誠不苟之心濟以力行不倦之志去其憸薄邪佞之人抑其歆羡不急之好度凡可以汩心術而害治道者屏而去之然

後推吾所得於前聖之書者而力行之則是能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於寥寥千載之後也顧不韙哉臣伏讀聖策曰越自即位九年於兹思欲雪父兄之恥而復祖宗之烈夙夜祇懼罔敢荒寧然而施為繆戾治效闕然深維其故不憚改作此又陛下內懷謙沖退託之意外嚴恐懼修省之行思欲廣大孝於天下嗣歷服於無疆者也竊惟陛下躬行堯舜孝悌之德蹈文武憂勤之勞日夜念治而又不憚改作宜其治道益隆海內益

安可以柔遠而能邇可以治人而事天可以偃武而修文可以制禮而作樂方且自謂治效闕然深求其故而又不憚改作臣謂陛下既有求治之意則又當深明乎求治之術也陛下即位九年於兹左右輔弼之人進而用者不知其幾也法度號令之施變而更者又不知其幾也陛下豈樂為是紛紛者哉蓋將以求治安之效焉爾而治且如此則盍亦反其本矣堯之九官皆終其身而官不徙成湯之相得一伊尹而商治舉矣成王之相

得一周公而周治舉矣陛下之用相遠不過三年近不踰再歲方進而用旋復罷遣故前相之所用後相之所去前相之所行後相之所易人才之賢否在所不問也政事之是非在所不問也而一切變易之則陛下之用人可謂不專矣吏部銓選之法百官由此以進退政治之廢興在此也今有補授官曹至於累歲而為有力者奪而去之赦令寬卹之書與天下更始四方之所取信在此也今有天子詔旨猶掛壁牆而催科之吏已徧墟

落則陛下之號令可謂不一矣陛下專心圖治不憚改作不卹群議如盤庚之遷都周公之征三監可也若止於如是而望治古之盛是猶却行而求前也不亦遠乎臣願陛下專輔相之任謹號令之出使用而必可信令而必可從然後慎守而力行之俟以歲月自然功成又何必以不憚改作為勤哉臣又伏讀聖策見陛下以下銓量之令而真才未顯嚴科斂之禁而實惠未孚謹揀練之法而冗食未革為憂臣然後知陛下之果有意於

圖治功也人主之相士如九方皐之相馬九方之相馬驪而謂之以黄牝也而謂之牡彼其所得者在於精神心術之表而不在乎驪黄牝牡之間故寓目而顧則冀北之群為之一空漢高一見韓信未有尺寸之功而付大將之任果立大功金日磾牽馬過殿下武帝呼而上與之言倚以腹心為漢忠臣乃知人主之知人在於心術之間殆不可以言喻而事舉陛下下銓量之令而求真才是猶按伯樂之圖而求良馬且天下之大人才之

衆不可勝察久矣陛下何不論一相而用之使之旁招
俊乂列於庶位則陛下之人才有不可勝用者矣何憂
真才之不出歟昔齊威公出遊見父老命之食曰請遺
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曰吾府庫有限安得而
給曰春不奪時農即有食夏不奪蠶農則有衣今陛下
嚴科斂之禁將以孚實惠於民而益貧此無他陛下有
憂民之心而州縣無行法之吏也臣在田野與父老語
咸謂陛下詔令温厚每下寬大之事未嘗無卹民之意

柰何州縣之吏恬不介意如急文移以斂既捐之租抑隣里以償逋逃之賦民之輸粟一斛必取其倍謂之羨餘州縣差夫朝廷明禁而官吏公行謂之和雇若此之類未易毛舉監司不問朝廷不知甚負陛下卹民之意也臣以謂嚴科斂之禁未足以惠民不若察州縣之吏誅其暴虐使不奪其時是開天下衣食之源也何憂實惠之不孚歟先王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以制軍賦而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大抵地方一里為井井十

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
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而六軍之制備矣當是之時民
隱於農食足於賦兵有定員賦有定數又安有冗食之
獘哉而又連帥比年以簡車卒正三年以簡徒群牧五
載以大簡車徒此兵所以皆精而食所以無冗也今天
下之兵付以一二大將尺籍伍符漫不復省蓋未聞上
功首虜差六級而下之吏削其爵者也遂使大將滋冗
兵以市恩朝廷按空籍以給食臣願陛下稍加繩約歲

遣大臣簡閱車徒彷彿先王之制而為之誅賞則又何憂冗食之弊歟臣又伏讀聖策以建議之臣欲考課以最殿最省官以抑俸稍屯戍營田以寛力役平凖均輸以給調度以至定武功之等以立賞罰參府衛之制以明紀律求合於古而便於今者顧臣之愚何足以知之臣聞唐虞之際聖明在上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九官並任濟濟相先而衆賢和於朝固無倖位之臣矣而九載之間猶不忘於黜陟成周之盛凡吾有官君

子非學古入官之人則鄉舉賓興之士内之六卿分職率屬以倡九牧外則六服群辟罔不承德亦無倖位之臣矣而三年之間猶不廢於誅賞則考課之法非不善也京房以謂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欲創考功課吏法然其法煩碎令上下相司而卒不可用彼殊不知三代以直道而行則毀譽出於公後世専任私情則毀譽出於口此考課之法所以無益於實用也陛下果欲行之必得持公心申直道清介

無私之人為陛下精覈其人則可矣不然則法制雖密是未免於京房之獘也設官所以治民官得其人則民受其利官非其人固已不可至於兵盜之餘下不勝困宜拊以清淨養以膏粱簡事以息其力薄斂以豐其財而乃官吏增多胥徒浸盛大抵不過吏部銓曹欲泄冗流而不知官多所以病民也漢光武以英敏之資躬百戰之勞而得天下即位之初未遑他事但閲首減内外四百餘縣而已意者其為斯民息黙補𠠫莫此為急乎

由是觀之陛下欲省官以息民正今日之急務臣竊以
謂欲省猥多之員必先革冗官之弊欲革冗官之弊必
先清入仕之流流清則官可省員可減矣不然則驟而
去之官必失所怨必上聞非人之情也屯戍營田之法
昔人固嘗用之矣能使斂不增於民而軍資以給得不
謂之良法乎臣愚聞制而用之謂之法推而行之存乎
人法雖良而推行者未得其人不見其利也昔趙充國
與漢宣帝議屯田反覆二千言初上奏則曰臣所將吏

士月費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難久不解繇役不息誠非素定廟堂之策宣帝不從既而又上奏曰屯田内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敵見萬人留屯為必擒之計其歸德宜不久此不戰自破之策也宣帝乃用充國計卒成破羌之功夫以全盛之漢而備一方之寇其長慮却顧猶且如此况我國家連年用兵兵食一歲不知其幾而獨仰於常賦之出非計之得也曩者朝廷講明屯田利病申飭有司耕墾廢田法非不善令非不

嚴而奉行者未必盡得其人一切苟簡務應文書而已陛下誠欲得營戍屯田之法必得其人如充國者然後可也昔者公儀子之相魯也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而又欲奪園夫工女利乎董仲舒以謂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又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之行哉武帝用桑宏羊以取民利仲舒之言蓋激而有云平準均輸之法與坐市廛者爭什一之利不得已而用之雖足以紓一

時之急而未免後世之訾也今天下之大四海之廣貢賦之入山澤之饒陸海縣郡不知其幾顧何求而不得臣願陛下歲下漢文之詔使勸課農桑出入阡陌者咸得其人則益敦本而國用自足何必區區取漢唐之獘法而行之乎凡臣所陳四策在陛下擇其可行者斷而行之爾至於武功之等府衛之制則臣嘗聞之矣初秦爵一級曰公必至二十曰徹侯高祖既定天下分為十有七級班固皆謂制級以賞功勞此漢之定制也武帝

元朔六年始詔置武功賞以寵戰士其詔曰今大軍將仍復克獲受爵賞而無所流馳其議為令而有司請置武功賞夫征伐者將帥之功爵賞者人主之柄今也與以爵而使流馳則是無功者可以買爵而天子之柄下移於將帥矣臣不知其可也武帝寵用衛青失於太過而恩澤繆濫以至於此陛下定武功之等必先明將士之功然後予以爵焉則足以厭天下之心矣漢武之法不足為陛下用也府衛之制起於西魏後周成於隋而

備於唐唐之制六衛曰翊曰驍騎曰武曰屯曰禦曰候皆有左右是為十二衛凡天下一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闗内三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將帥有事則出征事巳則復歸於京師是以兵重於内而輕於外權歸於天子而不在於諸侯陛下果欲參府衛之法必先收諸將之權宿兵於内然後其制可得而叅矣臣伏讀聖策曰雖然此治之迹也上之欲三光明四時序災沴不作而動植遂性下之欲風化行習俗厚奸宄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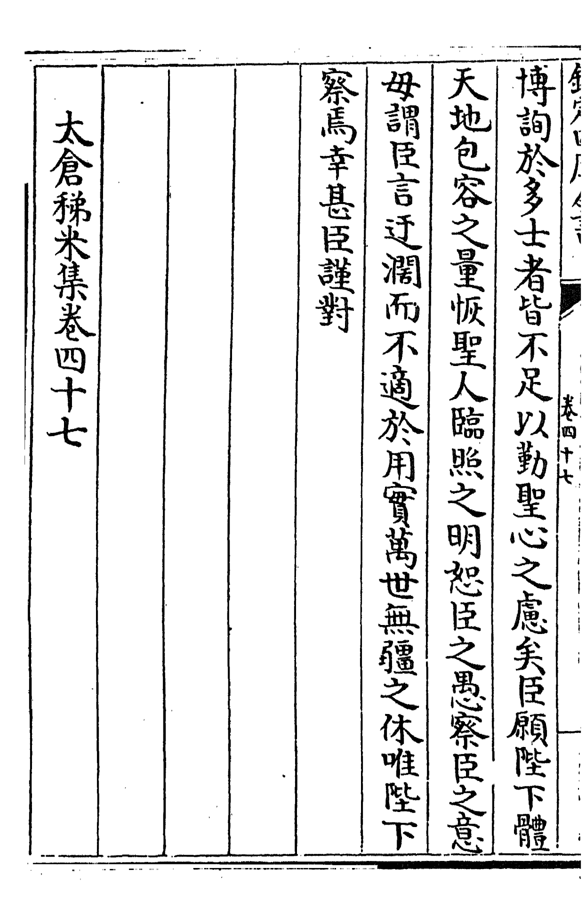
而内外協心茲可以占天人之助矣夫何敵不克何難不濟興復大業其庶幾乎臣聞天道至遠其視聽則甚近人心至衆其好惡則甚同聖人知天道之甚近也故欽承之而不敢忽面稽之而不敢背兢兢然業業然朝夕儆懼惟恐貽譴於天而不可解也天知聖人畏之者如此則其愛人君之心亦如是其至也是以三光明四時序災沴不作而動植遂性焉聖人知人心之甚同也則必因民之性而不敢違順民之心而不敢逆一言一

動一念一慮惟恐不合乎民之情而致其所惡也人知聖人順之者如此則其戴而仰之亦如是其至也是以風化行習俗厚奸宄不作而内外協心焉恭惟陛下以不世出之資而膺千載難逢之運上謹天戒下畏民言臣猶為陛下進之孔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陛下克謹天戒恐懼而不已則又將上同乎唐堯周文與天同德而無間焉臣之惓惓猶以此而望陛下也董仲舒曰堯舜之

民比屋可封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陛下祇畏民言戒慎而不已則又將躋民於堯舜成周之域臣之惓惓猶以此而望陛下也陛下神潛智獨優入聖域則其所聞所知固已邁五帝而跨三王儻能尊所聞而行所知則堯舜周文之盛似不難到事在强勉而已矣然則何敵不克何難不濟何足為陛下道哉臣愚山林藪澤之士固不足以講明當世之務獨其所聞於古者如此意可以少攄涓壓之慮上裨日月之

明困於無階不得上達今幸與韋布得望穆穆之清光於扆廷之下願效一鳴以伸昔志陛下始詔臣使盡精極慮以陳治道之要中策臣以當世之務且終以天人和同之事臣固以條陳其萬一矣然是三者在陛下皆優為之而臣所願於陛下者益聖學以廣帝王之業而略近效以收聖神之功也陛下越自即位九年於兹思欲雪父兄之恥復祖宗之業似若亟於圖治上勤聖慮者臣請以唐事明之天寶十五載安禄山陷長安肅宗

即位於靈武是年九月癸卯復京師壬子復都其於尅復之效可謂神速矣然而肅宗賴將帥之忠賢收成功於指顧而父子夫婦之間内無可稱君臣上下之際外無可述固不足多美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臣願陛下體孔子必世之言遵羲易化成之道俟以歲月持以誠心將見陛下垂拱無為以底巍巍之治矣臣所謂畧近效以收聖神之功者此也如此則何治之弗舉何患之弗除凡陛下



博詢於多士者皆不足以勤聖心之慮矣臣願陛下體天地包容之量恢聖人臨照之明恕臣之愚察臣之意毋謂臣言迂濶而不適於用實萬世無疆之休唯陛下察焉幸甚臣謹對

太倉稊米集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倉稊米集卷四十八　　宋　周紫芝　撰

策問十四首

第一

問古之言治道者推三代自三代而下所可稱者莫盛於漢漢之興也創業則有高帝守成則有文景奮然有以大興漢治者則莫若武宣至于元成雖無大功於漢亦無大惡於天下此六七君者皆不害其為賢明之君

也然而高祖以征伐定四方文帝以仁愛康庶俗宣帝以賞罰勵羣下是三主者其所尊用未嘗先于儒術在高帝時則有若蕭何在文帝時則有若周勃在宣帝時則有若霍光是三人者其為相未嘗資以學術也夫以未嘗用儒之主而輔以未嘗學問之臣宜天下之治委靡而不振也而言漢治者莫大于高帝莫盛于孝文莫明于孝宣者此何理邪武帝大興風化専意經術元帝知勸孝宣以用儒而成帝壯好經書是三主者可謂知

以儒士為貴者也考其當時輔相之人在武帝時則有若公孫弘在元帝時則有若匡衡張禹之徒是三人者可謂一時之儒宗也夫以尊尚經術之主而用當世之大儒宜天下之治光明盛大而不可掩也而言漢治衰於孝武弊於元成此又何理也且人主之治亂輔相之賢否最為國體之重不可不講諸君子於此究之深矣試論其所以然者願與聞之

第二

問有國則有兵有兵則有書兵之有書所以載其戰陳之法攻守之計山川地形嚮背之宜陰陽吉凶逆順之理故智者用之可以料敵勇者用之可以決勝良將用之可以取萬全理之必然者也初穀城黄石出異書一編以授留侯曰讀是則為帝王師已而用之果能輔高帝并强秦滅大楚魏武帝自作新書以授諸將當時征討者莫不以新書從事而用其書輙勝不用則必致敗嗚呼兵書之不可不用乃如是乎趙王使趙括伐秦兵敗

身死四十萬卒一日盡坑藺相如曰括徒能讀其父書不知合變也霍去病之討匈奴也武帝欲教以孫吳兵法去病曰顧方畧如何爾不至專學古兵法由是觀之嵩用兵法者果可以取勝乎謂兵法不可不用耶則宋襄泓水之師衆敗而身喪房琯陳濤之戰一日而軍盡覆乃用之而敗何也謂兵法不可專用耶則李廣將軍簡易而軍幾沒於匈奴苻堅不善用師而兵大衄於淝水而不用乃敗何也然則果可用乎果不可用乎韓信背

水設陣而信曰是在兵法荀吳設車為行而李靖曰法在其中二子之用法如此乃在乎用與不用之間此又何也幸諸君詳言之

第三

問唐之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議者以謂崇不勸天子求邊功而璟不賞邊臣其為相大畧如此夫以天子而求邊功是秦始皇漢武帝之事固不當以此啟人主之欲至於將帥有功於邊乃抑而不賞則將何以為激勸

之術乎大抵二相之論皆祖述漢儒而為之說者也何以知其然哉昔陳湯矯制以伐郅支而匡衡以為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馮奉世矯制以伐莎車而蕭望之以為要功萬里之外為國生事漸不可長由是知崇璟之言固有自矣彼獨不知衡雖以大儒居相位其實依違阿意以保爵禄當是時石顯用事與湯有隙衡非能為此論乃内畏石顯而陰陷之也宣帝時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義當臣之而望之使其位在

諸侯王上失中國夷狄尊卑之義虧損漢德而又抑奉世之功未得為無過崇璟不深求其故而專師其言蓋已失矣考二虜殺辱漢使以抗衡中國二子咸能矯發諸國之兵不仰斗粟不須寸刃而傳首闕廷不可謂無功於漢而衡與望之力加排沮使將士失望忠臣解體何足為後世法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而終軍之論則又以謂不然則其為說果何從乎幸備論之

第四

問天下之才不生於山林藪澤之中則出於公卿貴戚之冑至於屠酤販鬻之賤降虜氓隷之人其間豈無賢才立大功名于天下者孰謂帝王之裔宗室之賢而無可委以大任者乎漢之興也劉章誅祿產以定國劉向詆王鳳以諫君此皆傑然以有功社稷者至于楚元之好學東平之為善辟彊以議論著名於漢室劉輔以真言發跡于衰世若此類者甚衆皆不得大用於當時何

也惟唐則不然高祖太宗之初如河間之功江夏之略其功名事業至與李靖相為低昂議者以謂景元子孫當草昧之初皆宣力四方顯顯為英豪當時固未有所大用者至明皇初相適之林甫自是登相位者至九人焉林甫奸邪幾喪唐室李程和柔在位錄錄無所建明固不足道其餘皆以才稱職號為賢相庶幾乎周之卿士周召毛原皆同姓國也由漢至是數百年間豈無一宗室可以為相者哉然則漢之不用其說不過以謂不

欲寵宗族以妨賢路而已至於田蚡竇嬰王鳳梁冀之徒皆以庸人而處相位又豈無嫌於親戚貴賤之間哉如道宗孝恭之徒其征伐之功忠孝之烈炳然可觀委以大寄誰曰不可彼九人者汗馬無英衛之勞輔翼鮮伊霍之望而用之不疑其故何耶主上推仁愛以厚同姓確乎堯舜之用心矣諸君試摭漢唐之得失而論之庶以仰裨聖慮之萬一

第五

問天下之利不歸於民則歸於國不歸於國則歸於民二者未嘗不相為盛衰自古人君其始非不欲上不匱於國用下不蠹於民財而求必有其術勢不得已則必引用掊克之臣肆為聚斂之政雖僅足以紓一時之費而民貧盜起根本一摇其甚必至大亂而後已唐有天下垂三百年太宗之政固無媿於古矣明皇縱侈無度國計艱短始用宇文融楊國忠輩利說一開其流莫禁至德宗時既相楊炎立兩稅法而陳京趙贊用事民不

勝究家若被盜憲宗之初切齒京賛指為賊臣未幾而皇甫鎛以句剥為宰相唐祚自是始衰焉至於劉晏第五琦王珪亦一時財利之臣也觀其斡旋之方經理之術使用足於上而君無掊尅之名利出於下而民無愁嘆之苦當時之財亦不過取之於民耳非天降而地出也唐自兩稅之餘如鹽鐵茗酒括田借商羨餘獻助之類歷世所取不過於此顧所以用之有不同耳主上仁聖愛惜元元若保赤子而内焉故地之賦未復外焉討叛

之兵未息今大舉以平強敵則有司豈無調發之勞斯民豈無供億之費今欲使緡錢有羨溢之饒户口絶流冗之患必有晏琦之策可施於今者二子之傳具在可考而知區區已陳之迹有口者類能言之幸參酌古今之宜究民情之利病而爲之策毋以紙上語爲説也

第六

問昔趙奢之與田單論兵也單謂奢曰帝王之兵不過三萬而天下服從將軍必資十萬二十萬何也奢曰古

者四海萬國城雖大不過三百丈人雖多不過三千家則以三萬距之足矣今取古方國分而為七兵能具數十萬食能支數歲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奈何以三萬衆攻之然則後世之用兵不可專於古之制也明矣秦始皇之伐荆也問其將曰吾欲取荆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二十萬王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壯信而以翦為怯信之出也荆人入兩壁殺七都尉敗秦軍而去其後卒用翦策果虜荆王馮奉世之伐隴西

羌也反虜三萬法當倍用六萬人乃與萬三千人大為虜所破後如其請而羌人敗走二將軍之料敵如此何也樊噲欲以二十萬衆横行匈奴英布以謂可斬故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當單于數萬之衆至於矢盡道窮以取陷敗蘇建亦以數千當單于數萬之衆至於盡亡其軍幾不免死則兵固有以少而取敗者矣謂以少擊衆非兵之利則幼安以八千之衆而敗秦師百萬於淮淝李藥師以步卒五千而俘頡利十萬之衆以歸此又

何也今朝廷方欲大舉以平强敵其於用兵之大略在所當論試按古而言以應有司之問

第七

問求賢所以建官設官所以治事然而官之所設有定員吏之多寡無常數員多而吏不足則未免冗官之弊今朝廷之患正在官吏猥多而吏員有限是以闕一官則爭之者至數十人注一闕則待之者至六七歲從仕者居閒之日多而任事之日少仰禄者資費之用繁而奉

廪之入薄借令二十而入官逮七十而致仕四十年之間不過四五更代而老宍其流安得無奔競之風選曹安得無賣官之吏貪墨之風日益滋長滯淹之才無以自拔其獘有不可勝言者焉議者欲救其獘不過曰清入仕之流以革其繁冗可也增州縣之吏以廣其任使可也而二者之患抑又甚焉何以言之昔劉祥道言唐之取士多濫入流者歲千四百又襍色入流未嘗沙汰會杜正倫亦以為言而執政者憚改作且以勲戚仕無

它門議遂格焉今欲稍加裁抑則必怨讟交興首議者
將誰肯任其咎乎此其不可決矣建中初天下兵興民
多貧困賦無所出杜佑建言其畧以謂救弊莫若省用
省用莫若省官自漢至唐未有不因征戰而省吏員者所
以救弊也今欲稍加增賦則利亦多而民重困此其不可
又決矣二者皆以為不可則是救之終無術也而可乎
諸君於此必有其說請試陳之

第八

問古語有之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路温舒以謂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温舒雖託秦吏尚存以諷宣帝之深文而吏亦真可畏哉韓安國梁之賢士也而辱於田甲周勃漢之大臣也而侵於獄吏況其餘乎由是觀之謂吏之不足畏者非也穆宗時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過鄧縣有二吏一犯贓一亂法咸謂公綽必誅犯贓者公綽曰贓吏犯法法在奸吏亂法法亡竟誅亂法者蓋法者治亂之所係而吏亂之則民

將無所措其手足此亂之所由起也誅之可不力哉令律之禁吏法非不嚴而其奸滋甚何也夫舍刀筆之吏以趨功名之會有如漢之蕭何曹參唐之孫伏伽張元素之徒此希世有之不可多得姑欲少革前日之風使此曹惟三尺之是畏將何術而可子願倫陳之焉

第九

問有創業之主有守成之主有中興之主創業守成之主其成功之難易昔人論固已詳矣至於中興之主雖

撥亂反正持顛扶危號為一致而所遭之時不同則所成之功亦異不容於無辨也三代遠矣由漢而來在西京則有孝宣在東京則有光武在晉則有元帝在唐則有憲宗皆一時英敏有為主也然而漢之孝宣唐之憲宗則振墜緒於將亂之際其為力也易漢之光武晉之元帝則紹大統於既絶之後其為力也難非特難易之辨如此摭其跡而論之則又有不同者矣孝宣之勵精憲宗之剛果皆能操握主權歸於獨斷其於治道固略

相似也神爵五鳳之間未嘗遣一將出一兵能使單于內附稽首闕廷而元和之盛連年動衆僅能拓中國之故疆折悍將而臣之其功效之優劣固不待較而明也光武以漢宗發跡于南陽元帝以諸王龍翔於江左皆能使旒綴絶而復續大廈仆而復支可謂二代之賢主也光武殄攘群盜戡定禍亂曾不數年遂光漢業而元帝外不能剪劉漢之逆虜内不能平王敦之跋扈使西晉之業如是而止則其功效之優劣又不待較而明也四

者之效其異如此何哉豈時有不同而然歟勢有所迫而至於是歟抑亦所操之術有或異歟所以輔治者有善不善歟是必有其說矣主上聖文神武度越前代遠甚而區區之問猶及於此者蓋考古驗今以鑒既往之失正今日朝廷汲汲於求言之意也其可忽諸

第十

問近世論禦戎者其說紛紛大抵不過三策分遣將帥諸道並入破其國都擒其名王將以為吾中國萬世之

利此上策也屯兵重鎮守其要害来則禦之去則勿擊此中策也重幣厚禮悦以甘言使命相銜歲無虛日姑以幸其不至此下策也曩者歲在丙午金人南下逮今有十餘年中間屢盟而輙渝倏往而復来朝廷知其不可結以成信乃下親征之詔決意征討期在殄滅嚮所謂下策者固已置而不論已於二者之計當審處其一而行之而議者猶有説焉以上策爲是者皆曰提兵四出傳敵城下斬其名王傳首藁街然後河陽北狩之憤可

雪窟陰未復之田可歸矣議者乃曰不然王者之師貴萬全善用兵者知彼已今兼百萬之師入不測之地豈無千里餽糧士有饑色之憂乎此殆書生好高之論耳不可用也以中策為是者皆曰遠戍以宿兵屯田而積穀務慎擇良將堅壁而守之是不勞師旅而坐獲禦戎之利也議者則又曰兵久而不戰武黷而不偃中原何日而可定故都何日而可居豈不勞師費財困弊中國乎此殆鄙夫之常談不可用也世之所貴於儒者豈徒

取其誦數而已謂其能通達國家之大體也顧陳二者之策將孰從而可且以求至中之論至於不折一戟不亡一鏃而收百戰之功于萬里之外又豈無胷中之奇乎毋謂伐國不問仁人而不以告

第十一

問先世以農事為生民之本後世以農事為不急之務先世重農而敦本則國富兵强而太平之治為可圖後世不以農為務則民窮盜起其獘至于大亂而不可救

農之所繫故不重哉為人君者非不以勸農為先務而徒有其名而無實曾不知古者勸農之術其責之甚專其督之甚重其告戒之甚熟其勉勵之甚至何以知其如此舜命九官而稷居其一未聞其兼以他職也則其責之可謂專矣成王親率元后世子以次于郊未聞其不屈于至尊也則其督之可謂重矣漢文由代邸而即帝位二十三年之間勸農之詔無歲不下甚者歲至于再焉辭意誠到人為動心則其告戒之可謂熟矣三老

賢能之求也孝悌德行之舉也而與力田同科則其勉
勵之可謂至矣然則後之勸農者有一于是乎主上隆
寬博愛屬意元元深知其弊蓋將有意于古焉而任是責
者莫先于守宰奈何今世之吏狃于宿習安于茍簡不
復從事于茲久矣故勸農之號雖已入御而行春之車
未嘗出境高談者指為俗吏之事好大者鄙為猥細之
務膏粱之子菽麥未分一日出為民吏至于問織紝為
何物以穮蔉為戲事者彼又何足以上承明詔下為農

師哉今欲州縣之吏皆究古事以不負朝廷委任之意如之何而可耶

第十二

問國之所以興者必有其道及其亡也則亦必有以取之矣然而禍固有出於人之所可憂亦有起於人之所不憂者往往寖以至於大禍雖有智者不能救其危為人君者烏可不察哉西漢始興鑒亡秦孤立之獘於是大封同姓疆域之廣至于周匝三垂天子自有纔十五

郡尾大之勢賈誼言之為之痛哭此其甚可憂者也而西漢之亡不在于封建乃在于外戚東京自顯肅之後政在房闥孝和之政歸于竇氏孝安之政歸于鄧氏孝質之政歸于梁氏當是之時主幼而臣強國危如累卵此其甚可憂者矣而東漢之亡不在外戚而在于權臣西晉之時宗族舉兵內相誅滅八王之亂自古未有此亦可謂甚可憂者矣及其亡也不在于諸王乃在于夷狄自晉氏滅于劉漢之後夷狄之勢日以盛強秦堅燕

垂更立為帝區區江左一隅左枝右梧日不暇給此亦可謂甚可憂者矣及其亡也不在于夷狄亦在于權臣唐之宦官建立八帝天子之尊至號門生此乃天下必亡之勢也及其亡也不在于奄寺乃在于藩鎮五者之勢如此殆未易詰其所以然也將人君養天下之禍以至于敗亡而遂不可救歟抑亦衰微有漸雖有强明之君而其大勢已去遂不可救歟抑亦君臣上下偷安歳月以至于斯歟抑亦救敗整危無其術而然歟願聞其

起五者之禍者為誰為之臣而不能援其傾危之世者又誰耶諸公皆博古之士議之孰矣幸條其所以然者而言之

第十三

問盜賊為良民之蠹雖甚治世所不能免自古帝王不恃吾能禦盜恃吾能禁盜而已禦盜者治之既興之後治之既興之後盜去而人已不勝其弊禁盜者銷于未然之前卒至于無盜之可禦則是豈足為治世之患哉

漢之始興治尚清淨禁網最為踈闊天下亦以無事乃
武帝之治專任慘酷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至使
天子命九卿衣繡衣持虎節發兵以興繫甚至于作沈
命之法所在聚徒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何由是
知禦盜者昔人之所不取而禁盜之為先也國家遭外
侮侵陵之患承兵草搶攘之餘四方羣盜乗間竊發破
壞郡邑侵掠土疆動以萬計王師一出饋餉有千里之
勞將士疲戰鬬之力而宄熖旁午不可勝誅將招以厚

賞誘以高爵則又適足以生天下為盜之心令欲不煩
干戈不勞廟筭嘯聚之盜雲散鳥駭復爲良民必有其術
矣幸援古而詳言之以救今日之獘毋諱

第十四

問西漢以來取士之法雖或不同大抵皆以言詞取人
不若周公專意行實也至隋唐但用詞賦而聲律之學
自是益嚴且賦之作以擅名一時然其拘于聲病對偶
猶未甚也沈約始作四聲譜嘗曰在昔詞人累千載而

不悟余獨得于胷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宋武嘗問周捨何謂四聲而捨對以天子聖哲則四聲亦畧見于此也當時又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之語世號永明體大抵欲宮羽相諧低昂適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故一簡之内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其學雖不純于古然亦自有妙處方今世尚經義浮虚之獘稍復詩賦以取士則學者於聲律尤當用心敢問四聲譜可得聞其詳乎顧并與其言而論之

太倉稊米集卷四十八

太倉稊米集卷四十九　　宋　周紫芝　撰

劄子三首

乞旌表蘇庠劄子

臣嘗觀漢之光武以英敏之資撥亂反正不數年而天下大定即位之初未遑他事唯務側席幽人聘禮高士自衆人觀之疑若急其所緩而後其所先殊不知舉逸民則天下歸心焉蓋深得乎聖人之意者也臣竊見鎮

江府蘇堅之子庠人物文采一時之冠而抱泉石烟霞之念至於終身可謂賢矣往者朝廷束帛羔雁屢賁其門庠雖不變所守高卧不至而聖主之恩所以光寵豈不大哉令既以是終殞於地下儻不稍加甄異則無以見朝廷敦尚名節終始不倦之意臣愚伏望聖慈表其門閭賜以美號付之史館使傳萬世非特後之鄙夫聞其風者莫不興起四方議者以謂庠能終始其節而不變朝廷能終始於禮而不倦亦不可謂無補於聖化之

萬一也取進止

乞增太學員額劄子

臣聞京師者首善之地庠序者教化之源雖堯舜三代之盛聖帝明王相繼而興未有不以為先務之急者元帝之紹隆晉室王導首勸以興崇太學當是之時庶事草創民未安堵猶且不忘乎此況陛下以明聖之主隆甚大之業兵寢刑措而民無勞怨禮制樂作而政極盈成曾不數年之間而坐致太平下視晉元固萬萬不侔

日者建成均於國之南既立博士之員增養士之額矣又親屈帝尊以為士子之勸可謂無媿於堯舜三代之盛也臣竊見春秋之季當太學試補諸生之日四方士子輻輳雲合不遠數千里而來其慕道嚮風之意如此有司以拘於養士之數雖欲盡挽英豪置在賢關而不可得昔神宗皇帝初立太學下詔四方有謂仲尼旅人其徒尚有三千之語陛下富有四海亦可增闢黌舍稍益士籍庶幾士無失職之嘆而人有勸善之心是亦神

考之志而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乞禁戢殺子劄子

臣恭惟皇帝陛下體上聖之資際中興之運累歲以來年穀順成海内富庶向之流冗悉皆占籍而戶口丁壯日以增多亹亹乎其嚮於堯舜之治矣而臣聞之僻邑遐邦深山窮谷蚩蚩之民猶有狃于故習至於生子不育舉而去之者常居其半保伍見而不以聞有司聞而不加罪非所以體陛下好生之德也臣愚伏望聖慈申

戒有司州責之守縣責之令民有生子輒書之籍俾部使者歲終則較其多寡之數而為之殿最如是則民知所畏而不敢殺子吏知所畏而不敢慢令將見民數滋繁力耕者衆邦本固而社稷安陛下可垂拱無為而坐視夫民之阜矣豈不韙歟取進止

雜說十二首

卜者馬生

卜者馬生不知何許人少以卜自業日得百錢以醉即

閉肆謝客不復言人禍福餘亦無他長也每吉月輒冠拜于孔子之廷風雨則拜諸大門之外非有大故不渝也如是者不知其幾何時而人無知者生亦不以告人今年元夕城市燈火如星斗郡太守擁千騎游于道夫子祠宫在城南隅廷草繁茂路且荆棘頽簷敗壁人跡罕至忽有燭燎輝明殿中三夕不滅人莫知其所從來物色久之乃知其為卜師嗟乎學士大夫由吾夫子之道以取富貴利達至于為郡守縣令亦榮矣而有終三

年足跡不一至吾夫子之廷者聞馬生之風亦可以少媿矣

湖陰女子

湖陰女子姓詹氏姿容甚美年十七歲其父老而貧以六經教授小兒自業號詹先生先生妻早亡女子與其兄事之甚謹先生貧甚食不足女閒售女工以給之嘗手抄古烈女傳暮夜必熟誦數四而寢雖甚寒暑不廢鄉人皆異之淮冦張遇聚黨寖多號一窠蜂既屠池陽

朝廷遣師退之賊計甚窘乃夜遁順流復冠湖隂邑人皆遁先生泣謂女子曰今吾老矣死固無恨奈若何女子曰父獨何憂吾計决矣今日豈得父子俱生耶頃之賊至按劒欲殺其父兄刃將下女特前謂賊曰吾父貧且老君意不在金帛但欲得我耳吾幸得執巾帚以奉君侯請釋父縛不然父子俱死無益也賊命遣之女子以手麾其父使急去無相念吾得為君侯妻死無恨矣賊挈女行數里過東市橋躍入水而死後數日其從兄

夜夢女子相别曰吾已活吾父兄吾即死來與兄訣既旦殊忽忽不樂其妻怪問其故乃告以女子之言妻大驚曰吾夜夢小姑如平生亟來相别明日果有告以女子之死者嗚呼女子以柔静之姿當白刃在前于倉卒危疑之際乃能從容說賊使之既全其父兄又能潔其身以死其節可謂全矣其鄉之士有謂余言者以為女子平日好讀古烈女傳胷中微有古今便能作此大丈夫事竊謂不然蓋其天資乃爾非學而能也前世賢士

大夫口誦古人之言而委身從賊儌幸以偷生者不可勝數曾一女子之不若乃為録之以補國史之遺先生僑寓湖陰其名字鄉里余未暇考以俟知者足之

病中雜記

政和間余客京師聞亳州民間有子十五餘歲間數日輙出或暮夜不歸歸亦不言所之問之則笑曰令日當行雨一日歸甚暮狀極疲困已而即熟卧其母燭而視之則龍也後乃祖病背疽甚苦以藥傳之良久遂平或問

之子家甚貧吾聞龍寶藏如山何不取以濟之曰昔我盜藥以療吾祖當受五百鐵杖王以吾行孝得免宫中法禁極嚴吾不敢也病中追記此事庶幾其或有遇焉司仲因亦言昔有人父患背瘡者若負火炭晝夜號呼其子泣于塗有道人昂然而來曰子何憂之深也其子告之故道人曰子當求不耕之地遇野人糞為蟲鳥所殘處即以手去矢其下土篩以傳之乃如其言而用之立愈曰子乃以氷著吾背耶吾五臟俱凉矣初余疾益

甚惛憒彌日兒子槃曰吾當告司仲因治余大怒曰平日不聞其能此子何召曰意其必能已而果然此雖不如二事顯著然而若有使之者亦異矣夫

六七年前余嘗病此宗子彥符以方見授且云善惡諸瘡無藥可治者皆能治之仁宗皇帝在東宮時偶患痄腮命昭應宮道士贊能治之取赤小豆四十九粒呪之雜他藥為末傅之而愈時中貴任承亮在傍見之後十餘歲承亮自患惡瘡瀕死尚書郎傅 闕 以藥傳之立

愈問其方乃赤小豆耳承亮始悟道士之呪乃神其術也他日有僧惠文患發背狀如爛瓜以傳之亦愈後承亮過豫章豫章人有患脇疽者幾達五臓毉者治之甚捷承亮問曰公何為用小豆耶毉者大驚再拜謝曰吾用此活三十口願勿復言其妙如此余去歲終始用之其效若神鄭象有乳婢腹疽用之亦效今年初亦用之久而益甚因記去歲余病寒熱凡終歲百法治之不差毉僧善應用四物湯加柴胡三飲而止善應謂余言昔

有士人病瘧數歲者因道過華它廟作書問之以謂使余病不可為當明以告我可活願授一方夜夢神人告之以此今年夏余復若此用之殊不效丰夏輙已乃知蠱之用藥如将之用兵皆偶合耳不然則是良将無敗兵良蠱無死漢矣世豈有是理哉南方蠱者謂余言螳螂真丹能療驚風其法于立冬前取螳螂一枚雄者和白麵裹之用文武火煉成灰候冷以井水滌去灰滓灰滓既盡丹自見兒有疾則投之疾當立愈丹可收數年

雖遇梅不壞蓋與金丹無異此又不知何理也

讀詩讞

翰林蘇公以元豐二年八月十八日屬吏十一月二十七日獄成有旨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充黄州團練副使公就逮百有餘日凡御史追捕訊鞫之辭率坐詩語譏謗故當時欵牘好事者往往爭相傳誦謂之詩讞予前後所見數本雖大概相類而首尾詳略多不同今日趙居士携當途儲大夫家所藏以示予比昔所見加詳

蓋善本也初東坡以湖州謝表獲罪於朝監察御史何
正臣舒亶輩文章力詆皆以公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宜
大明誅罰以厲天下於是始有殺公之意焉神宗皇帝
以英明果斷之資田羣議于恂恂中賴以不死余頃年
嘗見章丞相論事表云軾十九擢進士第二十三應直
言極諫科擢為第一仁宗皇帝得軾以為一代之寶今
反置在囹圄臣恐後世以謂陛下聽諛言而惡訐直也
舊傳元豐間朝廷以羣言論公獨神廟惜其才不忍殺

丞相王文公曰豈有聖世而殺才士者乎當時讞議以公一言而決嗚呼誰謂兩公乃有是言哉蓋義理人心所同初豈有異特論事有不合焉

讀真誥

神仙不可驟得惟積行累功有陰德于人者乃可馴致故真誥言之有英雄之才誅暴禁亂拓平九州建號帝王者永無進仙之期坐殺伐積酷害生尤多故也其有若此者既死之後必受書於三官四輔或為五帝上相

或為四明公賔友以助治百鬼綜理死生且言秦始皇今為北帝上相漢高祖今為南明公賔友魏武帝今為北君太傅蜀先主為北河侯晉宣帝為四明公賔友而周文王亦為西明公周武王為鬼官北斗君皆為上世帝王不得為神仙者夫神仙記人功行不差毫釐而今乃善惡同區無有差别文王視民如傷仁霑朽骨不過為四明公秦始皇以暴虐呑噬海宇魏武帝以簒逆賊虐賢智猶得為北帝上相北君太傅此何理耶以彼其

人當作長蛇封豕耳豈得復為五帝上相耶便總言之文王之人固已優入神仙之域而秦魏二主何為乎又別論五條以至忠至孝至貞至廉之人或一百四十年或二百八十年為一階從此漸得補仙官有上聖之德者反受三官書後二千四百年才得為中仙其言大率無倫可不攻而破嗚呼陶弘景何人哉乃敢妄立異論以欺世俗如此耶

歐陽少師以閨門疑似之事受謗于時朝廷置獄窮治

無狀久始辨白獨坐財物不明出知滁州及參政事臺

官蔣之奇復用錢明逸前章句再有彈奏公力請于朝

乞差官根問虛實狀極憤切朝奏累詰之奇但云得自

彭思永思永又云事無實狀是曖昧之言若此亦足以

少伸矣公之章猶且十上而不已議者為之少貶焉夫

以公之誠確端亮操行如雪霜雖神明自應畏之但白

黑太明頗為邪佞所疾小人因中以無實不根之語蔣

公身為臺諫既有所聞義不當黙耳故世謂蔣公當言歐公不當辨此最為至論昔人有誣以盜嫂者曰我乃無兄安得嫂正當作是語耳古語有之禦寒莫如重裘止謗莫若身脩謗豈唯不可止哉蓋亦不必辯也公所上章載究公別集集二十卷出汝陰王姓之家

記中山武臣啟語

蘇内相開幕府在中山有武臣狀極樸陋以啓事來獻内相得之甚喜曰奇文也客退公問李姑谿何最為佳

句曰獨閑一府收徐庾于幕中並用五材走孫吴於堂下此佳句也公曰非君誰識之者姑谿因笑謂公曰視此郎眉宇間決無是語得無假諸人乎公曰使其果然固亦具眼矣即治具召之與語盡歡一府皆驚紹興巳未三月二十有七日獨坐静寄偶追憶姑谿語乃録之

言窮箴

南方之豪屋有二啄一鳴其凶一告其祉他日梟鳴而牛生其犢鵲噪而婦喪其子主人曰嘻是禍福無憑則

将安用乎此射以一矢而二鳥俱斃言無好莠均巳之累古人有言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彼呶呶以害其生者又烏知默之為貴耶

答田券示徐伯逺

僕行年幾六十老稚逾百指初無尺寸之田常仰食于他人蓋世未有貧於此者同郡徐俁伯逺慨然見憐割膏腴之地五十畆分播種之穀三秤且約今年秋來為耕種計曰此可收以為田券也伯逺來書其語如此初伯逺約以

春耕而僕無牛市一牛須百千固嘗經營之矣迄無一人肯哀王孫者遂復中輟今田券既來勢艱自已伯逵既作捨田檀越小子更當緣化一牛輒戲作一疏云蒲團禪板此身已自在家僧稚子老妻從頭要説無生話但愁枵腹未有置錐誰謂故人肯分膏壤既有良田之半頃更須大武之一元伏願萬石豪家千蹄大族輟此谷量之衆不勞咼食之餘儻金諾之肯垂知火耕之可老何須賣劒便可掛書春雨緑蓑歌老翁之長日夕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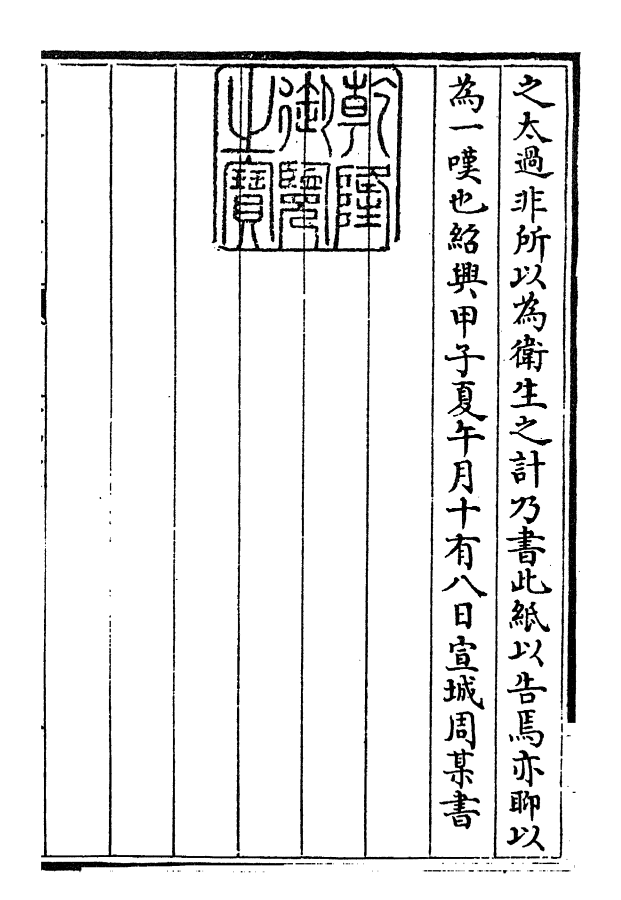
横笛卧牧叟之歸塗感君不世之恩助我歸田之計使僕果遂此心則吾伯逺之賜亦大矣姑録此以作別後一笑且以答田券之勸也紹興丙辰浴佛後一日

讀明道實録於關子東

太學正關子東見和苦筍詩携以相過且相戒非老人所當嗜因論張右史明道實録中載内侍張茂則常與王哲龍圖劉几秘監諸人皆食少强健無疾各年八十餘卒吁子東之愛吾可謂厚矣哉然而老人血氣既衰

賴食飲以資養要須適中乃可文潛謂張茂則每食不過麤飯一甌許王龍圖食包子至二三枚乃止此與辟穀相去一間耳安能為老者助廉將軍飯斗粟肉十斤卒老於趙本朝張齊賢終燕飲啖合一大桶亦以壽終頃時韓絳大夫啖饅頭不用食器唯取籠就食之至庖人云大夫今日喫幾籠矣時人號韓饅頭嘗為當塗太守是時年巳七十餘鬚髮如雪霜而健啖不衰二者可謂過與不及也某年十三四歲時當元祐八九年張右

史守宣城已苦風痺唯好食蟹每食取黄與肉寘之杯中往往一食兩巨杯酒不饜親舊有以書勸之者荅云酒逢秋而方濃蟹得霜而正肥日與賔客共之闕一不可又作食蟹詩謂本草言蟹能愈風而俗云動風乃有書生自信書俗說徒縈耳之語文潛善咲如此而著此說何也某素貧平生辛苦僅營一食年來身益老口愈衆早食得一肉得一魚暮則飯蔬病在飢不在飽也今乃貽吾以右史之語適相契合僕復恐子東信是說而節


之太過非所以為衛生之計乃書此紙以告焉亦聊以為一嘆也紹興甲子夏午月十有八日宣城周某書

太倉稊米集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太倉稊米集卷五十至五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陶鳴珂

太倉稊米集卷五十

宋 周紫芝 撰

雜說十二首

為張子房招四皓書

漢留侯張良謹再拜奉書商山四老人足下僕以布衣亡隸身無汗馬血刃之功徒以口舌奸說位列侯封萬戶今秦滅楚亡天下大定而僕寵厚禄豐無以塞責卻穀不食行已閱歲于天下大計深慮不復敢効其愚議

者讓僕曩與主上俱奮草野崎嶇百戰之中足下言入則聽諫行如流身不親矢石語不下堂幃而所攻必取所嚮必歸是足下之功獨高於衆人也至于脫覊旅艱難之苦享天下尊高之位保全節于當年垂美名於後世則所以報足下者亦云厚矣乃四海既寧之後亡者叛者服之而禍起于宮牆變生于肘腋乃欲坐視不救使反掌之間治亂顛倒得不為天下笑乎僕今敢布懇悃之情以自列于數君子誠以情有所激勢有所迫而

事有不得已也幸足下留意於僕使得借重于一言也

夫以足下抗志希夷隱身遐曠天下莫不仰其高雖巢

由不足以並名夷齊不足以擬節是以年愈多而名益

芳身不試而業盛茂公固無求於世僕亦何所進說于

左右乎然良聞道不足以立己者不可謂義愛不足以

周物者不可為仁權不足以適進退之宜者不可謂智

以足下之全德豈亦有意于為義而無意于仁且智乎

方秦氏暴强魚肉四海百姓嗷宽飲泣無告始皇帝恐

天下陰有議己于是姍笑詩書坑戮儒士鉗錮忠臣遠辱黎老以消沮豪傑當是之時智者卷舌而不言賢者裹足而不入足下方辭粟以茹芝為樂其計得矣今皇帝勇冠百王功施天地躬湯武仁義之兵而海内平蹱堯舜好賢之轍而天下服大度豁達禁網濶疎期與天下更始號為千載一時足下不能駕安車植鳩杖幡然而起以覩盛時竊為足下不取也况治亂之源在朝廷宗社之本繫太子太子安則羣心恱太子危則羣心憂

何則廢立之際安危繫焉其勢然也今皇嗣既立仁孝聞于天下日者主上迫于宫中之議將謀易置舉世皇懼危不自安皆曰商山有四老人陛下之所願見而不得屢聘而不至其取信於時甚重老人一出上必大驚且謂太子以未施之仁未言之信而能屈其所願見而不得友其所屢聘而不至决非偶然者因從容爲上言之則太子之事濟矣聞其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執禮甚恭書辭極謹宜老人之一來上以安宗社之靈下以

慰元元之望使陛下有貴老之稱而無拒諫之惡足下之名亦炳然不可復没矣君其鄙長沮桀溺輩偶耕遯世之跡慕伯夷太公二老歸周之義出而一言使天下安於磐石國勢重於九鼎然後振衣而歸反乎林壑以醉廣成之遐齡而追王喬之逸轍不亦善乎良也將操几杖而從之以望拜乎床下足下其毋忽焉幸甚不宣良頓首

鼠視說

余齋宿吏舍負日簷間有鼠晝游裵畏牆下顧影掉尾旁若無人度其與人相去不逮六七尺熟視久之傲而不去余固疑其病而癡徐而少進又不去已而又少進則駭而逝矣度其相去僅在四五尺間矣言鼠目不能視三寸亦已甚矣其實不過三四尺耳三寸云者所以甚言其短也夫鼠黠猾而多貪猫懦弱好殺之二物能相制而不能相賢若其輕捷而善走則猫與鼠同相似也然而鼠窘則投穴窮則緣屋二者皆猫不能制而鼠

之遇猫鮮有脫者豈非以其視不能遠雖欲避而不可得乎小人之嗜利其貪如鼠其巧于周身則如鼠之有穴也其敏于避禍則如鼠之善走也至其遇敵遭變一敗塗地則忽焉而亡不保腰領當是之時猫亦得而扼其頸況于虎乎嗟夫使鼠不短于視則猫雖好殺而不能擒使小人而不短于智則賢雖惡之獨奈何哉故怙富貴者若可卜千載而不知鼎鑊刀鋸在前曾不違三尺小人而不知者觀鼠視之說可也苟知之其誰得而

制之哉

劉高尚傳

高尚處士者汾州安定人也姓劉氏家世爲農處士生九歲食而不肉後稍不言問以事則書而對其爲語初若不易知已而輙驗家人甚異之爲築別室以居久之聲聞京師徽宗皇帝三使人往聘之辭疾不奉詔宣和間朝廷賜號高尚處士而建觀以聚其徒且因以其號爲名焉靖康之擾隷人白其守使迎先生守爲具安車

以邀之不至一日棄濱而來濱人大恐二日濱州兵叛屠其城肆掠千里先生在棣棣人喜其來太守爲掃郵傳以舍之供帳甚具先生見之笑而去乃即城隅治舍水傍濱人持金帛携室家以就其廬者往往笑之既而敵大至城且陷人之死于兵者以萬數而火不及其居就之者果賴以免敵人見先生皆下馬羅拜不敢入其里嗚呼其亦異矣余曩在京師時聞其事甚著後二十餘年官錢塘始識左從事郎王復字興周東平人嘗與

先生之弟游得其事甚詳爲余言之如此其後濡須人王之道彥猷知余得先生之事于興周乃謂余曰子固知先生之事而未聞先生之言也先生之言曰世之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術文章殺天下後世余謂彥猷此佛菩薩老聃莊周之徒所以救溺起死還真之論豈區區爲世俗言語文章者所能至哉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至于衽席之上飲食之間其禍有甚于

畏塗者而不知戒則是終不知嗜欲之能殺身矣黷貨之士食厚禄而取民財雖危亡之禍僅免其身而千金之產不足以供不肖子一醉之費人禍天殃不在其身而在其後則貨財豈不足以殺其子孫哉秦自商鞅之事孝公始用刑名而李斯之事始皇趙高之事二世皆以是道百年之間天下之人不死于刑則死于兵葢不知其幾千百萬桑弘羊開利說以中主欲不過欲自售一身而已禍流後世至唐宇文融皇甫鎛之徒皆用其

説以取尊位而天下自是數家誅求之禍其殺人固無異于以挺與刃行政之獘一至于是豈不痛哉昔人有欲註周易與本草者或勸其註本草曰註本草誤不過殺一人註周易而誤則其禍道也大矣不然孟子之闢楊墨子雲之詆讖韓退之之斥佛老其憂天下後世之意何其深且切哉後世斷章折句背正失理之學與其徒從而和之更相標榜迭相師授以盜名聲而取富貴寖不可救此是徵之往事而然非驗之後世也其聞先

生之言嘗私竊以為嗜欲之殺身財貨之殺孫子與夫政事之殺人三者人猶得而知之若夫學問文章之殺天下後世則周公孔子之言也先生農家子未嘗讀書事師而有是言豈人中之知道者乎此與夫熊經鳥申吐故納新區區積歲月之功而欲著名于仙籍者固有間矣

辛未雜書

南徐張伯真嘗謂余曰子知卜者之有魏紳乎僕曰余

不知也曰紳有異書知人生死禍福盍往問之余使人
邀之紳辭以蓍請以詰朝荷書而往書至盡發其篋得
三百餘帙羅而置之坐隅徐曰子當以平生之大事問
我余默禱以二事占之紳執蓍而筮卦遇蒙命童子取
其帙揭而視之則有男子之柩焉哀者撫棺而泣蓋歲
在戊戌之秋余以是歲有先子之喪也僕又默而禱紳
復執蓍而筮卦遇損命童子取其帙揭而視之則有女
子之柩焉哀者杖而泣蓋歲在庚子之春余以是歲有

母氏之喪也僕于是驚而言曰往者其驗若神來者獨不可得而知之乎紳曰當爲子筮已而告我曰某日有某事某月得某物閱一二歳而無一驗者吁亦可怪矣哉客問僕何為而然僕曰昔栁子厚説天台道士王遠知能知人死生禍福號爲深于易者甞作易總十五卷一日曝書于廷雷電大至火光入戶烟霧中有老人問遠知子所註書何在上帝命六丁下取言未絶口見青衣六人已執書而立且曰上方禁文自有飛天保

衛玉笈金科秘藏之都子何人輙混藏緗帙余以是知天事之不可泄如此然則紳之書可傳于世而不爲六丁取則其不神爲可知矣世之昧昧者方且焚香毖心再拜稽首而問禍福于紳亦可笑矣

雜書

余爲兒童時家有珍珠鷄羽毛皆淺紅間以白點圓細如珠故號真珠鷄出隴蜀荆楚間春月天色暄姸睥睨旁無有人輙振翮出錦繡垂領下紅緑間錯成文狀如

方幅或綰結如綬帶聞人足音旋復收去嘗陰伺之蓋非出于吻喙間似自其喜氣凝結而成即而視之不知其處嗟乎鷄之有文惟恐人知人之有文惟恐人之不知孰謂人而反有媿于鷄乎

烏有白衣而脩尾者其潔如玉人謂之白練帶以其尾而得名也江南人謂之紙錢烏見者必唾避號爲不祥以故不爲人所珍玩余嘗謂烏白其身人或惡之人白其德幾何而不遭誣衊之事耶昔人有言皓皓者易汙

嶢嶢者難全信哉斯言乎

辨讀來生書

有一老人年垂八十誦書不止或問之曰先生年幾何自苦如此曰余讀來生書也余戲之曰君昨日所誦書今日盡能乎曰不能也余曰書猶不能記而況來生乎老人不悅已而語人曰人之所以死而嘗存者必其神靈不昧如百鍊精銅愈久益明若生爲腐儒則死作闇鬼雖唇腐齒豁何補來世于是儒者聞余言皆以爲然

佛者聞余言亦皆以爲然盖余之所論者理也

書座右屏

姑息似仁訐直似義大佞或以爲禮大奸或以爲智小人視之一毫髮比君子視之天之與地審處于兩者之間著其誠而去其僞外以是而觀人内以是而察己内以是而察己勉强而行之是謂盛德之君子乎

客語

荆州多别駕見過因論佛果禪師在成都時一病愈劇

姪黄艾至千餘壯呼羽流作醮七晝夜而死多公云曾子啓手足易簀而終孔北海受制曹公以語言殺身管寧居北海上三十年終曹公之世不至中原此皆吾輩中有定力者使如佛果輩聞世間有此奇特事未必不内自愧耳盲眼士大夫知有佛之徒而不知吾輩中自有人斯大可笑者吾愛其語可書因爲録之

雜書三

甲戌七月九日校醮羣先生文渡淮至新息曉聞驢鳴

起聽喜謫官之文復見中原也周子曰此與退之之見蝎東坡之聞鐸初何以異因思頃歳久留京師一日舟至汴口望清淮渺渺群山崢嶸恍然如墮夢境不知身之在許也紹興之初當壬子癸丑間偶以事至濡須逾年渡江而南至中流聞隅岸雞犬之聲使人幾欲屑涕然後知二公之所感爲不虛也嗟乎物變無窮悲喜相半苟隨所感而爲休慼則吾之一心有不可勝應者矣唯知夢境之中一切皆幻則物來如市吾心如水此紛

紛者安能入吾舍哉余年踰七十寸心灰滅蓋無幾矣
雖未能物吾兩忘然于此其殆庶幾焉
蔡君謨石橋記規摹魯公中興頌東坡醉翁亭記規摹
魯公離堆記凡有眼睛者知其如此大抵君謨文字及
行書小楷蠶頭燕尾外方內圓無一點一畫不似處而
東坡出沒變化風流韻度自成一家優劣似是分矣余
不解書而論書譬如不解飲人說酒雖說得近似而飲
流未必以爲是然口之于味有同嗜焉豈可欺哉甲戌

秋七月客有謂蘇氏書無法者乃爲書此以解嘲也

麝爲天下至香之物久而欲壞則香必歇急取溺器覆之香復如初蓋麝生臍腹間溺之所自出也二氣以類相感乃復香耳神奇化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顧何常之有哉然則閨中竊香之士海上逐臭之夫二者未知其孰賢當有識者能解此余不然也

騶虞解

騶虞一篇其辭詩與序義相合坦然明白而諸儒各出

已意更相附會使其詞旨不明至不可曉甚可怪也詩曰彼茁者葭彼茁者蓬葭蓬野生非人所種藝其長亦且茁壯則以見草木之靡不生殖也又曰一發五豝一發五豵豝豵野處非人所豢養猶且射一發而所獲五則以見鳥獸之靡不衆多也如此則序所謂庶類繁殖之義見矣每章必曰于嗟乎騶虞者騶虞獸名其爲物不食生物不踐生草有仁德焉古者四時之田以習武事後世則馳騁田獵以暴于天物其爲不仁孰大于是

今也蒐田以時蓋將以教民戰而志不在于得禽獸則豈愛物之無心哉故每章必曰于嗟乎騶虞也舉此則序之所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之義見矣一發五豝鄭氏謂虞人翼五獸以待君射而君不盡取唯取其一所以見其仁其說不然夫國君之田不掩群則逐獸而射之耳苟命虞人驅五獸以待君射使君仁則取其一不仁則將盡取之其為害亦多矣烏得為之仁乎騶虞之為獸其說舊矣至漢賈誼則謂騶為文王之囿名虞乃司

獸之官也不知誼何以得此歐陽氏又從而取之分嘗力詆先儒穿鑿附會之辭于此反有所取不知其何理也

太倉稊米集卷五十

太倉稊米集卷五十一　　宋　周紫芝　撰

序十首

毛詩解義序

孔子之言六蓺多矣而尤詳于詩當時問荅之辭見于論語一書者可考而知也故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旣以是告其門人不學詩無以言又以是告其子其言之之詳至于再至于三而不已者豈非詩爲經而令誦其

詞哉可以興可以群可以觀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又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故學者必於是始焉然而登孔子之門者其徒三千以言詩見取于聖人者商賜二人商列于文學之科賜之達可以從政孔子姑許之以可以言詩爾其它蓋未有所聞焉則詩之説又何難明如此必謂學必始于詩則自幼學之時固已習之矣奈何後之學者雖專門之學終身玩其辭而白首不能窺其奥何哉孔子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詩之

作雖出于國史賤隸與夫閨門婦女之口類皆託于鳥獸草木以吟咏其性情觀其詞致高遠所以感人心而格天意者委曲而盡情優遊而不迫于時先王之澤猶在禮義之風未泯是以言皆合于聖人之旨非是則删而去之矣此後之學者所以明其說之為難也嗚呼說詩者可謂難矣自孔子而下深于詩者蓋可以一二數也孔子聖人也明乎詩之道也子夏子貢則學于孔子而明乎詩之義者也孟子之與孔子同道明乎詩之志者

也漢魯申公楚元王交以詩爲倡而知詩之學者也何以知其然哉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誠之至也非誠之至則亦烏能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如影響之捷故曰唯孔子能知詩之道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而子夏言禮後于質如切如瑳如琢如磨而子貢言有其質者不可以無學二者非深于詩之義何以知禮與質相爲先後質與學相爲終始故曰唯子夏子貢知詩之義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

詞不以詞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觀周餘黎民靡有
子遺之詩則知詩人之意在憫旱魃之虐而已果黎民
之無遺也哉非略其詞以求其志則未有不以詞害志
故曰唯孟子能知詩之志也是數者其所知固自有淺
深要皆有得于詩焉亡秦之餘六籍煨燼學者不見全
經久矣漢興惟魯申公楚元王交始爲之訓其後鄭氏
爲之箋孔氏爲之疏而詩之學寖興焉然而是數子者
不過離章析句辨其名物以名家而已故曰若魯申公

楚元王交則知詩之學者也漢自武帝崇尚儒術始變高祖馬上之風宰臣當用儒生元成以來長于詩者首推匡衡蕭望之之徒則以詩飾其儒雅者也其去孔子之學益遠矣荀卿號爲知信六經尊孔氏者觀其著書輙時取詩人之詞以證其説卒致失其本旨者甚多比古人之學寖爲疎繆李斯學荀卿用以相秦至一世而遂亡其國盖以經術而斷國論要在觀經之審學之不善其禍一至于此可不慎哉諸君子有意于學詩願以孔

子孟子子夏子貢爲之師以求詩人之大體而更以荀卿爲戒焉則庶乎其有得也

古今諸家樂府序

世之言樂府者知其起于漢魏盛于晉宋成于唐而不知其源實肇于虞舜之時舜命夔典樂教胄子而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及益稷篇敘舜與臯陶賡歌之詞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則歌詩之作自是而興至孔子删

詩定書取三百六篇當時燕饗祭祀下管登歌一皆用之樂府蓋起于此而議者以謂自漢高祖作大風歌使沛中小兒和而歌之乃有樂府是不然雉朝飛者齊宣王時牧犢子之所作也薤露歌者田横死而門人作此歌以葬横也秋胡行者秋胡子之妻死後人哀而作焉秋胡子魯人也杞梁妻者杞植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杞植戰死而其妻哭之哀植亦齊人也凡此之類不一皆見于春秋戰國之時則其來遠矣魏晉宋歷唐而其作益

多後人之作其不與古樂府題意相協者十八九此蓋不可得而考者余不復論獨恨其歷世既久事失本真至其弊也則變爲淫言流爲褻語大抵以艷麗之詞更相祖述至使父子兄弟不可同席而聞無復有補于世教陳后主時東海徐陵序玉臺新咏十卷謂之艷歌詞肆帷幄之言瀆君臣之分此謂害教之大者至于古人規箴訓誨之意傷今思古之作與夫感創時物紀述節義使後人歌咏其言而有悲愁感慨之意則爲之掃地

矣然而歌詞之麗如梁簡文陳叔寶輩皆以風流婉媚之言而文以閨房脂澤之氣婉而深情而有味亦大有可人意者至唐而諸君子出乃益可喜余嘗評諸家之作以謂李太白寂高而微短于韻王建善諷而未能脫俗孟東野近古而思淺李長吉語奇而入怪唯張文昌兼諸家之善妙絕古今近出張右史酷嗜其作亦頗逼真余嘗見其輸麥行自題其尾云此篇效張文昌而語差繁則知其效籍之意蓋甚篤而樂府亦自是爲之反

魂矣因集古今之作如古樂府所載及諸公文集中有之及文選玉臺唐文粹類悉編次成書為三十卷謂之古今諸家樂府至于事之本源時之廢興有不同者吳兢言之詳矣此不復考焉

送王次卿之浙西序

吾友王次卿少年以文鳴喜作詩飲酒頗不事生產歲三十而未有婦常以琴自娛曲終而僕戲之曰此豈雄朝飛乎次卿笑而止一日過而告余曰子將遊梁吾亦

自是之武林余問其故次卿復笑曰吾將逆婦于杭聊以解吾子嘲子盍贈吾以言乎余因告之曰古者娶婦之家三日不舉火思嗣親也婚之為禮其亦重矣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所以不告而娶亦為無後也今子三十而嗣未立先大夫之墓拱木矣而家無冢婦以供四時之祭宜子有是行也吾聞子之外氏家錢唐子之妻因外氏之黨而為之子之季父不能挽子而留之子又無兄弟姊妹以同居處萬有一使子之婦家欲贅子

而留之于之外氏思先夫人而不忍其去則子勢不得歸今年生一兒明年植一産其不寖而爲吳人幾希矣盍反而歸之見異鄉之草木則必懷桑梓之念聞吳兒之野哭則必思歸掃于丘墓今黿笠協從鳳皇和鳴歸就故里作家廟器服採蘋蘩之菜釀稷黍之鄰以舉春秋之祀事豈不樂哉次卿曰唯敬聞命矣于其行也乃書以贈之

溪堂文集序

昔人以文章爲小技謂天之付與于君子小人無定分唯能者得之唐之文士班班詞藻精至妙絶一世者非無其人而責以君子之行或鮮焉雖高才如栁子厚劉夢得元微之之流皆附非其人進不以正則蒙躁進浮薄之譏其它固所不論也求文章操行兼脩並立如韓退之白樂天輩且未易得况立節明義于刀鋸鼎鑊之下不吝一死以負其平生顧不難哉吾友王次卿好學喜文尤長于詩其爲詩如江平風霽微波不回而㳌湧

之勢澎湃之聲固已隱然在其中其爲人似其爲詩平居言笑樂易與人和柔未嘗一失顔色而其涇渭白黑自有胸次不肯略借毫髪于人建炎三年敵騎大入建康失守諸將自潰抄略郡邑次卿與余皆携家夜竄山谷不逾日敵至涇次卿倉皇與余相失全家爲賊所得會郡有檄招撫賊就食疑不敢决且欲微刺其意命次卿草書口授其意頗不自下次卿高目奮髯謂敵言吾知有死爾不忍爲爾作牋也遂被害而死嗚呼次卿其

可謂仁者之勇矣孔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次卿有焉又曰君子之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而僕有焉次卿與余同里與之爲兒童交今四十年其嗜好趣尚無一不同獨文采標置皆所未逮嘗竊自恨今其死也又能以節自名僕雖生猒猒如九泉下人矣雖然次卿之死人將曰周子有友如此則僕亦有榮耀焉夫復何恨紹興七年秋九月學佛者宗穀出其遺編以示僕得詩若干文若干總三百七十

有九首俾余藏之以俟知者傳焉毅少學詩于次卿蓋可與言此者乃泣涕而爲之文因以授之云

送詹伯伊之大梁序

政和六年春卿大夫舉進士于禮部得四人焉吾友詹友端伯伊蓋居其首伯伊才高而氣豪勇于義健于文以此名聞其家世有人物伯伊之祖姑讀書能文議論如烈丈夫歸爲青社李侯大夫之妻當時樞密蔡公之夫人王聞其知書數與之語二夫人論説古今亹亹不

傪樞密公從旁竊聽出謂客曰方酒酣談兵論兩漢取天下客皆異之某之外祖母詹氏嘗以是語先妣先妣以是告某且言伯伊之祖亦以豪傑聞惜其爵位不顯名不稱其實施不盡其才而終焉乃知詹氏之家爲不乏人雖其女子猶爾況佳子弟乎今伯伊早以文鳴將自是以取富貴而大其門户如探物而取諸懐宜無難者則亦安知造物之與人不吝于其始而侈于其後乎又況水之渟滀既深則流必長木之盤據既大則枝必

茂詹氏之書種藝之久矣其亦有秋當在今日則又宜無難者伯伊早喪先大夫時方童稚太夫人育而教之今用有成繄太夫人是賴孀居三十年歷險阻艱難之日蓋益多矣造物者豈得不以此而報之耶吾將拭目以望子于雲霄願子努力善自愛也十一月二十有八日序

姑溪三昧序

簡牘者文章翰墨之餘世人往往以爲不切于事未嘗

經意此亦士大夫一病彼殆不知詞采風流形于筆札便是文章一家事爾等豈或有意哉往時蘇内相嘗謂姑溪老人得簡牘三昧余爲兒曹時聞此語心欣然慕之願得一見不啻如昔人之望李泰和也政和四年秋七月始見公於姑孰謁入頃之乃出坐未即席顧謂僕曰子慕元德秀之爲人耶魯山文章事業見于後世而盛德髙行乃與顔閔爭輝已而誦余所贄之文一見以爲可教而與之進焉爲留十日而後辭以歸每見其作

帖詞翰如流伸紙几上與客笑語而記已成誦之輒成文雖日作百牋無一語相犯公握筆極低樹管微欹側運指甚速蔌蔌有聲如蠶食葉須臾滿紙此豈人力所能到真得三昧手也自是無十日不通書公亦不倦酬報後三年而公亡夜篋中所藏得兩牛署又數年金人渡江避地山中爲亂兵所焚今所餘無幾矣先是餘姚丞馮闕滕本往後以求之不報方且以為恨而湖陰韋居潸偶以巨編見借闕一日帖雖不復見其所與

而所得亦已富矣因手抄成書以藏之余以謂昔人以書相見稱于時者固亦有之陳孟公雖號一時敏妙而其詞致精純風味可喜未必能彷彿于此至于韋郇公之五采成雲雖見慕當時似亦無足稱者然則由姑溪以來唯公一人而已矣宜其尺紙片言爲世人所珍而不棄也建炎二年冬十月十有六日序

詩八珍序

余年十二三歲時已不喜爲兒曹嬉戲事聞先子與客

論書常從傍竊聽往往終日不去是時張文潛爲宣守時時得所爲詩誦之輙喜自是見俗子詩必唾而去之不顧也逮今三十四年不能僅窺作者門戶而心益嗜他人之作略不少衰紹興元年春避地山間不能盡挈群書以行攜古今諸人詩唯栁子厚劉夢得杜牧之黄魯直杜子美張文潛陳無已陳去非皆適有之非擇而取也使小兒輩抄爲小集日誦于山中行住坐卧必以相隨嘗號爲詩八珍山中岑寂以飯糗茹草爲生食無

鹽酪飲無酒漿妻孥怒駡曰子不能飽吾而終日誦詩乎余笑曰吾有詩八珍子能與我共享者爲予分甘率嘗以爲笑而罷夫八珍者天下之美味也有舌者皆知其爲美而未必眞知之子思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啜醨啜肴之流據函牛之鼎而食雖過屠門而大嚼未嘗不自以快意至于飫飲觴豆以咀味水陸之珍則枵然足以饜其腹葢彼爲珍而此爲珍也若僕于八公者固嘗知其爲工而莫能名其所以爲工雖謂之未

嘗知味可也杜少陵云御厨絡驛送八珍夫八珍如天酪醍此豈人間之味哉唯王公貴人炰鳳脯麟割禁臠而啖之者乃能知之爾雖然古者山林之士以韋布爲冠冕以圭蓽爲華榱以道德爲耕獵以詩書爲鼓吹至有終身而樂者今僕于世俗之所享而甘焉者未嘗得以染指其間獨以他人之言語文字爲天下之美味而樂之吁亦異矣哉

余友劉君子先同郡涇邑人始其家甚貧乃挾策躬耕力治生業以儉約自持久之寖有餘貲稍自給涇當兵盗之餘民多流冗皆散而之它南畝荆棘動連阡陌有力者往往請于有司占以爲籍獨子先所治不過常産余嘗怪而問之曰邑有餘土子有餘力何不擇其膏腴者稍增墾之先笑曰是非君所知吾祖嘗有遺訓不敢怠也因爲余誦其五世祖賛善之言大略以二事垂戒後世其一不得以世禄補子弟官使孱弱不通古今之

務者出爲民害以絶吾嗣其一不得務廣田園使嗜利而好奢者因以廢學以絶吾教其言今尚存自吾上世無敢不奉其訓者顧不肖其忍違之嗚呼亦可謂仁人之言矣劉氏世爲涇人自贊善公始登進士第其子侍郎相繼登科侍郎生二子仲氏仕不甚顯伯氏仕御史皆登進士第御史事神宗皇帝爲諫官熈寧閒常以十事言太丞相王文公詞甚切直聞其名者爲凛然御史公生二子皆賢而有文爲布衣時與樞相蔣公游同年

登第而仲氏之子亦以文詞取乙科爲池州青陽縣尉自贊善以迄縣尉君凡五世卒無一人以蔭補官者雖仕宦達與不達固似不同要之世有名士咸以射策決科自列仕籍相繼不絶余嘗怪其初以一言垂訓乎後而子孫守之至五六世而不怠天所以報之者亦與其言適相符契至于佩服其言而力行之則其爲報殆未易量也昔韓休穆寧皆撰家訓以遺子孫開元間言家法者尚韓穆二家其後子孫皆有賢行能世其族然而

薄于愛子而厚于憂民篤于尚義而鄙于近利其觀摹宏遠如贊善公者未之有也子先將以其言刻之墓左使僕記其本末以示將來雖言詞之陋不足以頌公之美庶幾託盛事以爲不朽之傳焉紹興五年六月中休日序

大閑録序

昔人嘗有言臣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忠臣人之所願爲也而有所不欲乃知事君者不幸而至于殺身豈其

本心哉以其廹于義勢有不得已也古者為臣之道有二義與死而已矣二者相為重輕猶權衡之低昂不可欺也重于義則死必輕重于死則義必輕然而世之人捨生而取義者常少偷生而棄義者常多是殆未明乎死生輕重之説者也義而死雖死猶生其實未嘗死也不義而生雖生猶死其實未嘗生也古之人享豐禄居尊位平居髙目視天下若不足為者自以為至極矣及其臨難遇敵則油然引避以全其軀視其面目恬無媿

色是何異富室之豢犢豕雖飫然以飽腯然以肥而泯泯然無所聞以老顧何益于人之國乎吾知其雖生猶死也至于蹈鼎鑊甘白刃慷慨發憤以就一死則其忠義之節動于天地感于鬼神能使忠臣義士為之變色亂臣賊子爲之沮氣載在簡册以傳後世則其風聲義槩猶炳炳與日月爭光焉吾知其雖死猶生也夫以死生輕重之説如此其明而人不知是以考之前古有能奮不顧身以死節刀鋸之下者殆可以一二數而歲月

計也忠義之士曠時而出固已難矣幸而有之則又湮沒無聞不得傳于天下後世者豈勝惜哉禄山之亂李憕死之遂使兩河聞風再固危壁當時朝廷未甚旌顯其子源以父死賊手悲憤不仕至穆宗朝因李德裕之請始克襃崇盧奕爲御史中丞罵賊而死當時議者猶論洛陽之亾操兵者任其咎執法之吏去之可也委身冦仇以死誰懟賴博士獨孤及之論謚議始定嗚呼李憕首死禄山之難可謂勇矣其英偉之節猶待數十年

乃始顯白盧奕被服坐臺正色死難而懦夫奸人交口沮抑至朝議紛紜莫有定論由是知士非殺身之難而求知于世者爲尤難也韓退之論張巡許遠謂二家子弟才下不能通其父志遂疑遠之後死以謂偷生且以二子之事在于當時猶或異論況于既久乎以其家之子弟尚不明其父之志況求知于它人乎余嘉夫握拳嚼齒死節蹈義之士世不常有復不忍其捐生殞命以就死地卒之排陷没溺無所聞于世也因採靖康以

來忠臣義士猛將健夫下逮閭里田野匹夫庶女有能死于禍難而可書者輙隨其所聞而録之以備史官之採焉名之曰大閑録

送趙德莊序

僕紹興十有二年始識開封趙德莊一見如平生是時僕名在銓曹法當以枉後之文考于理官而後禄焉嘗語德莊余貧且老安能悒悒久于此乎子念我者當以是屬子而歸德莊置酒與余别相與語于河橋夜且分

矣而語弗能休盖惘然念後會之難期也后有挽余復
來者相視而驚曰河橋之别寧謂復見于斯乎是時余
館于故人方元相家已而今淮西使者李侯又來李侯
磊落喜談笑于是相與益歡酒盃流行諧語雜出德莊
攜印窠聽曹事于縣治之西每曉漏下十刻許命小史
佩書囊與余相對坐廖廡下雌黄群書酸寒如两書生
間論古今詩文語至奇必相視伸舌阿阿則則不者必
反唇一笑未嘗不同已而余得官武林授代當歲在乙

丑及余來計德莊之去已兩年矣其別大略如河橋亦惘然念後會之難期也明年夏五月余代者郴侯以憂去官又當復來則又相視而驚曰窮冬之別寧謂復見于此乎嗟夫人生之難期其皆如是耶其特一相見而已耶今年余到官得屋在湖尾庭宇寂然盡日無人聲誰當來見我者德莊棹扁舟肩小輿而來訪余問勞良勤嗟夫德莊之視余相好如兄弟也其後德莊罷官錢塘歸省江西則又當與余別江西去三吳邈在千里之

外今日之別欲徼幸一見如前時固未可知予方少年而才且又有文位當在臺閣僕益老矣緊親賢之尚遠悵晚日之無多念之令人黯然為之銷魂雖然心親則千里晤對跡異則隣屋不相往來子猶念我幸時遺我以書亦足以慰我心焉我亦不敢虛辱於子也子其勉之紹興癸亥六月五日序

太倉稊米集卷五十一